

# 台湾小说选（二）

# 目 录

## (一)

先生妈	吴浊流	( 1 )
送报夫	杨 逵	( 14 )
贫贱夫妻	钟理和	( 45 )
姊妹会	林衡道	( 57 )
永远的尹雪艳	白先勇	( 73 )
姐姐的心	於梨华	( 87 )
将军族	陈映真	( 99 )
嫁妆一牛车	王禎和	( 113 )
小林来台北	王禎和	( 133 )
青番公的故事	黄春明	( 155 )
锣	黄春明	( 173 )
低等人	杨青矗	( 237 )
上等人	杨青矗	( 255 )
升	杨青矗	( 270 )
炸	王 拓	( 287 )
金水婶	王 拓	( 317 )
奖金二 元	王 拓	( 366 )
彩凤的心愿	曾心仪	( 404 )
逆 旅	冯辉岳	( 430 )
打牛 村	宋泽莱	( 439 )
陆军上士陶多泉	方 方	( 488 )
吴李锦凤的礼拜天	奚 淞	( 503 )

# 先生妈

吴浊流

后院那扇门， 噯的响了一声，开了。里面走出一个有福相的老太太，穿着尖细的小鞋子，带了一个丫头；丫头手提着竹篮子，篮子里放着三牲和金银纸香。

门外有一个老乞丐，伸着头探望，偷看门内的动静，等候老太太出来。这个乞丐知道老太太每月十五一定要到庙里烧香。然而他最怕同伴晓得这事，因此极小心地隐秘此事，恐怕泄漏。他每到十五那天，一定偷偷到这个后门等候，十年如一日，从来不缺一回。

当下他见到老太太，恰如遇着活仙一样，恭恭敬敬地迎接。白发蓬蓬，衣服褴褛补了又补，又有一枝竹杖油光闪闪，他到老太太跟前，马上发出一种悲哀的声音：

“先生妈，大慈大悲！”

先生妈听了怜悯起来，立刻将乞丐的米袋拿来交给丫头，命令她：

“米量二斗来。”

但丫头踌躇不动。先生妈看了这情形，有点着急，大声喝道：

“有什么东西可怕，新发不是我的儿子吗？零碎东西，不怕他快快拿来。”

“先生妈对是对的，我总是没有胆子，一看见先生就惊得要命。”

说着，小心翼翼地进去了。她观前顾后，看看没有人在，急急开了米柜，量米入袋，仓仓皇皇跳出厨房，走到先生妈面前，将手掌抚了一下胸前，才不那样怕。因为厨房就在钱新发房子的隔壁，量米的时候如果给钱新发看见，一定要被他臭骂一顿。他骂人总是把人骂得无容身之地，哪管他人的面子。

有一次丫头量米的时候，忽然遇见钱新发闯进来，他马上发怒，向丫头吓道：

“到底是你最坏了。你不量出去，乞丐如何得到。老太太说一斗，你只量一升就成了。”

丫头听了这样说法，不得不依命量出一升出来。先生妈问明白这个缘故，马上发怒骂道：

“蠢极了！”

借了乞丐的杖子，凶凶狂狂一直奔了进去。钱新发尚不知道他的母亲发怒，仍在吵吵闹闹，说了一篇道理。

“岂有此理，给乞丐普通一杯米最多，哪有施一两斗米的！”

母亲听了这话，不分皂白，用乞丐的杖子乱打一顿骂道：

“新发！你的田租三千多石，一斗米也不肯施，看轻贫人。如果是郡守、课长一来到，就大惊小怪，备肉、备酒，不惜千金款待他们。你成走狗性看来不是人了。”

骂着，又拿起乞丐的手杖向钱新发打下去。家人吓得大惊，七口八嘴向老太太求恕，老太太方才息怒。钱新发敢怒而不敢言，气无所出，只怨丫头生是生非。做人最难，丫头也无可奈何，不敢逆了老太太，又难顺主人，不得不每月到了十五日依然慌慌张张，量出米来交给乞丐。

后来到了战局急迫，粮食开始配给，米也配分。先生妈因时局的关系不能施米，不得不用钱代了。丫头每月十五日的忧郁，到了这时候，才解消。

钱新发是K街的公医，他最喜欢穿公医服外出，旅行、大小

公事、会葬、出诊，不论何时一律穿着公医服。附近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看见他穿着普通衫裤。他的公医服常用熨斗熨得齐齐整整像官家一样，他穿公医服好把威风摆得像大官一般。他的医术，并没有精通过人，只能算是最普通的，然而他的名声远近都知道。这伟大的名声是经什么地方来的呢？因为，他对患者假亲切，假好意。百姓们都是老实人，怎能懂得他的个中文章，个个都认错了。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所以他的名声传得极普遍的。这个名声得到后，他就能够发财了，不出十四五年，赚得三千余石的家财。钱新发，他本是贫苦人出身。在学生时代，他穿的学生服补了又补，缝了又缝，学生们都笑他穿着柔道衣。他的学生服，补得厚厚的，实在像柔道衣。这样的嘲笑使他气得无言可对，羞得无地自容，但没有办法，只得任他人嘲弄了。他学生时代，父亲做工度日，母亲织帽过夜，才能够支持他的学费。他艰难刻苦地过了五年就毕业了。他毕业后，聘娶有钱人的小姐为妻。叨蒙妻舅们的援助，开了一个私立医院。开院的时候，又靠着妻舅们的势力，招待官家绅商和地方有势者，集会一堂，开了极大的开业祝宴，来宣传他的医术。这个宴会，也博得当地人士的好感，收到意外的好成绩。于是他愈加小心，凡对病者亲亲切切，不像是普通开业医仅做事务的处置。病者来到，问长问短说闲话。这种闲话与病毫无关系，但是病者听了也喜欢他的善言。老百姓到来，他就问耕种如何；商人到来，他就问商况怎么样；妇人到来，他就迎合女人的心理。

“你的小相公，斯文秀气，将来一定有官做。”

说的总是奉承的话。

又用同情的态度，向孩子的母亲道：

“此病恐怕难医，恐怕发生肺炎，我想要打针，可是打针价钱太高，不敢决定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

他用甜言商量，乡下人听见孩子的病厉害，又听见这些甜言

顺耳的话，多么高价的打针费，也情愿倾囊照付。

钱新发不但这样宣传，他出诊的时候，对人无论童叟，一样低头敬礼，若坐轿，到了崎岖的地方也不辞劳苦，下轿自走，这也博得轿夫和老百姓的好感。

他在家里有闲的时候，把来访的算命先生和亲善好事家作为宣传羽翼。他的宣传不止这二三种，他若有私事外出也不忘宣传，一定抱着出诊的皮包来虚张声势。所以，他的开水特别好卖。

钱新发最关心注意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银行存款折，存款自一千元到了二千元，二千元不觉又到三千元，日日都增加了，他心里也是日日增加了喜欢，盘算着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上一万元。预算已定，愈加努力，越发对患者打针获利。到了一万元了，他就托仲人买田立业，年年如是。不知不觉他的资产在街坊上也算数一数二的了。

然而，钱新发少时经验过贫苦，竟养成了一种爱钱癖，往往逾过节约美德的界限外。他干涉他母样的施米，也是这种癖性暴露出来的。虽然如此，他也有一种另外的大方。这是什么呢？凡有关名誉地位的事，他不惜千金捐款，这样的捐款也只是为了业务起见，终不出于自利的打算。所以他博得人们的好评，不知不觉地成为地方有力的士绅了。当地的名誉职，被他占了大半。公医、矫风会长、协议会员、父兄会长、其他种种名誉的公务上，没有一处会漏掉他的姓名。所以他的行为，成为 K 街的推动力。他率先躬行，当局也信任他。国语家庭，改姓名，也是他为首。

可是，对于“先生妈”他总不能如意，他不得不常劝他母亲：

“知得时势者，方为人上人，在这样的时势，阿妈学习日本话好不好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叫金英教你好妈?”

“蠢极了,哪有媳妇教妈妈的!”

“阿妈不喜欢媳妇教你,那么叫学校里陈先生来教你。”

“愚蠢得很,我的年纪比不得你。你不必烦劳,我在世间不久,也不累你了。”

钱新发没有法子,不敢再发乱言,徒自增加忧郁。

钱新发的忧郁不单这一件。他的母亲见客到来,一定要出来客厅应酬。身穿台湾衫裤,说出满口台湾话来,声又大,音又高,全是乡下人的样子。不论是郡守或是街长来,也不客气。钱新发每遇官客到来,看了他母亲这样应酬,心中便起不安,暗中祈求:“不要说出话,快快进去。”可是,他母亲全不应他的祈求,仍然在客厅上与客谈话,大声响气,统统用台湾话。钱新发气得没话可说,只在心中痛苦,钱家是日本语家庭,全家都禁用台湾话。可是先生妈全不懂日本话,在家里没有对手谈话,因此以出客厅来与客谈话为快。台湾人来的时候不敢轻看她,所以用台湾话来叙寒暄,先生妈喜欢得好像小孩子一样。日本人来的时候也对先生妈叙礼,先生妈虽不懂日语,却含笑用台湾话应酬。钱新发每看见他的母亲这样应酬,忍不住痛苦,感到不快极了。又恐怕因此失了身分,又错认官客一定会轻侮他。钱新发不单这样误会,他对母亲身穿的台湾衫裤也恼得厉害。

有一天,钱新发在客人面前说:“母亲!客来了,快快进后堂好。”先生妈听了,立刻发怒,大声道:“又说蠢话,客来,客来,你把我看做眼中钉,退后,退后,退到哪里去?这不是我家吗?”

骂得钱新发没脸可见人,脸红了一阵又一阵,地若有孔,就要钻进去了。从此以后,钱新发断然不敢干涉母亲出客厅来。但心中常常恐怕因此失了社会的地位,丢了自己的面子,烦恼得很。

钱新发,当局来推荐日本语家庭的时候,他以自欺欺人的态

度对调查员说了他母亲多少晓得日本话应酬，所以能通得过了。钱新发已被列为日语家庭，而对此感到无上光荣。马上改造房子，变为日本式的。设备新的榻榻米和纸门，采光又好，任谁看到也要称赞的。可是这样纯粹日本式的生活，不到十日，又惹了先生妈发怒。先生妈根本不喜欢吃早餐的“味噌汁”，但得忍着吃，也忍不住在日本草席上打坐的苦楚。先生妈吃饭的时候，在榻榻米上强将发硬的腿屈了坐下，坐得又痛又麻，饭也吞不下喉，没到十分钟，就麻得不能站起来了。

先生妈又有一个习惯，每日一定要午睡。日本房子要挂蚊帐，蚊帐又大，又难挂，不但难挂，又要昼晚挂两次，恼得先生妈满腔郁塞。这样生活到第九天晚饭的时候，桌上佳味，使她吃得久，先生妈脚子麻得不能动，按摩也没有效。钱新发没可奈何，不得不把膳堂和母亲的房子仍然修缮如旧。钱新发敢怒不敢言，没有法子，只在暗中叹气。他一想起他的母亲，心中像被阴云遮了一片。想要积极地进行自己的主张，又难免与母亲冲突。他的母亲顽固得很，钱新发怎样憔悴，怎么局促，也难改变他母亲的性情。若要强行，一定受他母亲打骂。不能使母亲觉悟，就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。虽然如此，钱新发并不放弃自己的主张，在能实现的范围内就来实现，不肯落人之后。台湾人改姓名也是他为首。日本政府许可台湾人改姓名的时候，他争先恐后，把姓名改为金井新助。马上挂起新的名牌，同时家族开始了穿和服的生活。连他年久爱用的公医服也丢开不问。同时又建筑纯日本式的房子。这个房子落成的时候，他喜欢极了，要照相作纪念。他又想要母亲穿和服，奈何先生妈始终不肯穿，只好仍然穿了台湾服拍照。金井新助心中存了玉石同架的遗憾，但也不敢说出来，只得自恼自气着。然而先生妈拍照后，不知何故，将当时准备好的和服，用菜刀乱砍断了。旁人吓得大惊，以为先生妈一定是发了狂了。

“留着这样的东西，我死的时候，恐怕有人给我穿上了，若是穿上这样的东西，我也没有面子去见祖宗。”

说了又砍，砍得零零碎碎的，旁人才了解先生妈的心事，也为她的直肠子感动了。

当地第一次改姓名的只有两位。一位是金井新助，一位是大山金吉，大山金吉也是地方的有力者，又是富家。这两个人常常共处，研究日本生活，实现日本精神。大山金吉没有老人阻碍，万事如意。金井新助看了大山金吉改善得快，又恐怕落后，焦虑得很，无意中又想起母亲的顽固，恼得心酸。

第二次当局又发表了改姓名的名单，当地又有四五个，总算是第二流的家庭。金井新助看了新闻，眉皱头昏，感觉自尊心崩了一角。他的优越感也被大风摇动一样，急急用电话来联络同志。须臾，大山金吉穿了新缝的和服，手拿一枝黑柿杖子，足登着一双桐屐，来到客厅。

“大山君，你看了新闻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今天有什么东西发表了？”

“千载奇闻。赖良马改了姓名，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资格呢？”

“唔！岂有此理……呵呵！徐发新、管仲山、赖良马……同是鼠辈。这般猴头老鼠耳，也想学人了。”

金井新助忽然拍案怒吼：“学人不学人，第一没有‘国语家庭化’，又没有榻榻米，并且连‘风吕’（日本浴桶）也没有。”

“这样的猴子徒知学人，都是スフ。”（原文 Staple Fiber 人造纤维，非真货之意。）

“唔！”

“当局也太不慎重了。”

二人说了，愤慨不已。沉痛许久，说不出话来。金井新助不得已，乱抽香烟，将烟和叹气一齐吐出来，大山金吉弄着杖子不禁忧郁自嘲地说：“任他去。”说罢叹出一口气来，将话题换过。

“我又买了一个茶橱子，全身是黑檀做的，我想乡下的日本人都没有。”

“日后借我观摩。我也买了一个日本琴，老桐树做的。这桐树是五六百年的。你猜一猜值多少钱呢……花了一千两百块钱了。”

大山金吉听见这话，就上去看装饰在“床间”的日本琴，拿来看，拿来弹。

郡守移交的时候，新郡守到地方来巡视。适逢街长不在，助役代理街长报告街政大概。接见式后，新郡守就与街上的士绅谈话，金井新助也在座。他身穿新缝的和服，这和服是大岛绸做的，风仪甚好，一见谁也认不出他是台湾人。新郡守是健谈的人，态度殷勤，问长问短。这时候，助役一一介绍士绅，不意中说出金井新助的旧姓名。新助听了变了脸色红了一阵又一阵，心中叫道“助役可恶”。他的憎恶感情勃勃涌起来了，同座的士绅没有一个知道他的心事。他用全身之力压下自己的感情，随后又想到他在职业上与助役抗争不利，不如付之一笑，主张已定，仍然笑眯眯的，装成谦让的态度谈话，助役虽然又介绍金井氏的好处，然而终难消除他心里被助役污辱了的感情。

第三次改姓名发表了，他比以前愈加忧郁。人又多，质又劣，气成如哑子一样，说不出来的苦。不久又发表了第四次改姓名，他看了新闻，站不得，坐不得。只得信步走出，走到大山氏家里。看到大山氏放声叫道：“大山君，千古所未闻，从没有这样古怪。连剃头的也改了姓名。”大山金吉把金井拿的新闻看了，哑然连声都喘不出，半晌，只吐出一口大气。金井新助禁不得性起，破口骂出台湾话来，“下流十八等也改姓名。”他想，改姓名就是台湾人无上的光荣，家庭同日本人的一样，没有逊色。一旦改了姓名，和日本人一样，丝毫无差。然而剃头的、补皮鞋的、吹笛卖艺的也改了姓名。他迄今的努力，终归水泡，觉得身份一泻千

里，仍坠泥泞中，竟没有法子可拔。他沉痛许久，自暴自弃地向大山氏说：

“衰，最衰，全然依靠不得，早知这样……”不知不觉地吐出真言。他的心中恰似士绅的社交场，突然被褴褛的乞丐闯入来一样了。

有一天，国民学校校庭上，金井良吉与石田三郎，走得太快了，突然相碰撞，良吉马上握起拳头，不分皂白向三郎打下。三郎吓道：

“食人戛子，我家改了姓名。不怕你的。”

喝着立刻向前还手。

良吉应声道：

“你改的姓名是スフ。”

三郎也不让他，骂道：

“你的正正是スフ。”

骂了，二人乱打一场。

三郎力大，不一会良吉被三郎推倒在地。三郎骑在良吉身上乱打，适逢同校六年级的同学看到，大声吓道：“学校不是打架地方。”说罢用力推开。良吉乍啼乍骂：“莫迦野郎，没有日本浴桶也改姓名，真真是スフ。”

“你有本事再来。”

二人骂了，怒目睁睁，又向前欲打，早被六年级的学生阻止不能动手。良吉的恨不得消处，大声骂道：

“我的父亲讲过剃头的是下流十八等，下流，下流，下流末节，看你下流！”良吉且骂且去了。

金井良吉是公医先生的小相公。石田三郎是剃头店的儿子。这两个是国民学校三年级的同学，这事情发生后的二三日，剃头店的剃头婆，偷偷来访问先生妈。

“老太太，我告诉你，学校里你的小贤孙，开口就骂，下流，下

流,スフ,スフ,想我家的小儿,没有面子见人。老太太对先生说知好不好?”

剃头婆低言细语,托了先生妈归去。

晚饭后,金井新助的家庭,以他夫妇俩为中心,一家团聚一处娱乐为习。大相公、小姐、太太、护士、药局生等,个个也在这个时间消遣。到了这时候,金井新助得意扬扬,提起日本精神来讲,洗脸怎样,吃茶、走路、应酬作法,这样使得,这样使不得,一一举例,说得明明白白,有头有尾,指导大家做日本人。金井先生说过之后,太太继续提起日本琴的好处,插花道之难,且讲且夸自己的精通。药局生最喜欢电影,也常常提起电影的趣味来讲。大学毕业的长男,懂得一点英语,常常说的半懂不懂的话来。大家说了话,小姐就拿日本琴来弹,弹得叮叮当当。最后大家一齐同唱日本歌谣。此时护士的声音最高最亮。这样的娱乐每夜不缺。

独有先生妈,绝不参加,吃饭后,只在自己房里,冷冷淡淡。有时蚊子咬脚,到了冬天也没有炉子,只在床里,凭着床屏,孤孤单单拿被来盖脚忍寒。她也偶然到娱乐室去看看,大家说日本话。她听不懂,感不到什么趣味,只听见吵吵嚷嚷,他们在那里做什么是不知道的。所以吃完饭,独自到房间去。然而听了剃头婆的话,这夜饭后她不回到房间里。等大家齐集了,先生妈大声喝道:

“新发,你教良吉骂剃头店下流是什么道理?”

新助吞吞吐吐,勉强强地辩解了一番,然而先生妈摇头不信,指出良吉在学校打架的事实来证明。说明后就骂,骂后就讲。

“从前的事,你们不知道,你的父亲做过苦力,也做过轿夫,你骂剃头是下流,轿夫是什么东西哪?”

大声教训,新助此时也有点觉悟了,只有唯唯而已。

但是过了数日，仍然是木偶儿一样，从前的感情又来支配他一切。

十五日早晨，先生妈轻轻地咳嗽着，要去庙里烧香。老乞丐仍在后门等候，见了先生妈，吃了一惊，慌忙问道：

“先生妈，元气差多了，不知什么地方不好？”

先生妈全不介意，马马虎虎应道：

“年纪老了。”

说了就拿出钱来给乞丐。

次日先生妈坐卧不安，竟真病了。病势逐日加重。虽也有进有退，药也不能医真病。

老乞丐全不知此事，到了来月十五日，仍在后门等候。然而没有人出来，乞丐愈等愈不安，翘首望内，全不知消息。日将临午，丫头才出来。

“先生妈病了，忘记今天是十五日，方才想起，吩咐我拿这个钱来给你。”

说罢将二十元交给乞丐就要走。乞丐接到一看，平常是伍元，顿觉先生妈病情不好了，马上向丫头哀求着要看先生妈一面。丫头就怜乞丐的心情，将他偷偷带进去。乞丐恭恭敬敬地站在先生妈的床头。先生妈看乞丐来了，就将瘦弱不支之身躯用全身的力撑起来坐。

“我想不能再见了，来得好，来得最好。”

说罢喜欢极了，请乞丐坐。乞丐自忖衣服褴褛，不敢坐上漆光洁亮的凳子，谦让了几次，然而先生妈强劝他坐，乞丐不得不坐下。先生妈才安心和乞丐闲谈，谈得很愉快，好像遇到知己一样，心事全抛。谈到最后……

“老哥，我在世一定不长久了。没有什么所望的，很想再吃一次油条，死也甘心。”

先生妈想起在贫苦时代吃的油条的香味，再想吃一次。叫

新助买，他又不买，因为新助是日语家庭，吃味噌汁，不吃油条的。

次日乞丐买了油条，偷偷送来。先生妈拿油条吃得很快乐，嚼得很有味，连赞数声好吃。“老哥，你也知道的，我从前贫苦得很，我的丈夫做苦力，我也每夜织帽子到三更。吃蕃薯签过的日子也有。我想那个时候，比现在还快活。有钱有什么用？有儿子不必欢喜，大学毕业的也是个没有用的东西。”

先生妈说了，叹出气来。乞丐听得心酸，先生妈感到凄凉的半生，一齐涌上心头，不禁泪下。乞丐怜悯地安慰她道：

“先生妈不必伤心，一定会好的。”

“好，好不得，好了有何用呢？”

先生妈自嘲自语，语罢找了枕头下的钱，拿来给乞丐。乞丐去后，先生妈叫新助到面前，嘱咐死后的事。

“我不晓得日本话，死了以后，不可用日本和尚。”

嘱咐了一番。

到了第三天病状急变，先生妈忽然逝去。然而新助是矫风会长，他不依遗嘱，葬式不用台湾和尚，依新式举行。会葬者甚众，郡守、街长、街中的有力者没有一个不到来。然而这盛大的葬式里，没有一个痛惜先生妈，连新助自己也不感悲伤，葬式不过是一种事务而已。虽然这样，其中也有一个人真心悲痛的，这就是老乞丐。出丧当日，他不敢近前，在后边遥望先生妈的灵柩而啼哭。从此以后每月到十五日，老乞丐一定备办香纸，到先生妈的坟前烧香。烧了香，老乞丐看到香烟缭绕，不觉凄然下泪，叹一口气说：

“呀！先生妈，你也和我一样了。”

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四月

选自《台湾作家选集》

吴浊流(一九一〇—一九七六)一

又名吴建田、吴饶耕,台湾新竹县新埔镇人,台北师范毕业。早年从事教育工作。一九四〇年后,历任南京《大陆新报》、台湾《日日新报》、《台湾新闻》、《新生报》、《民报》记者。一九六四年,创办《台湾文艺》杂志。

吴浊流前期小说,主要以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台湾生活为背景。代表作品有《亚细亚的孤儿》、《先生妈》等。后期作品主要描写战后的台湾,代表作品有《波茨坦科长》等。晚年写下自传体小说《无花果》。一九七六年逝世。现有《吴浊流作品集》(六卷)。

## 送 报 夫

杨 逵

“啊，这可好了……”

我想，好像快要被很重很重的担子压扁了的时候，忽而把这重担卸下时的那种轻松快活的感觉。

为什么呢？我到东京快一个月了，在这将近一个月当中，我每天都从早晨到晚间，跑遍东京市的各职业介绍所，从这一区域跑到那一区域，跑得脚硬如棒，还未能找到一点工作！而且口袋里的二十元只剩了六元二毛，留给抱养三个弟妹的母亲十元，在这一个月当中也该快要花光了吧！……

这样惴惴不安的时候，又在报上看到全国失业者三百万而大吃了一惊的时候，忽然在××新闻店窗户上看到“征募送报夫”的招单，怎能叫我不高兴得跳起来呀！

“这样我的立志可有前途了！”

我说好像从地狱跳上了天国一般的高兴也不足为奇吧。

我底心跳得非常厉害，快步跑到××新闻店的门口，把门打开，很礼貌地鞠了个躬说了声：“请问……”

这时正是下午三点钟。好像是晚报刚送到了，房间里满是在忙着叠报纸。

在穿工作服的许多人当中，只有一个穿着漂亮洋装的，头发也修整得很时髦。可能是店东，他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，忽然回头把雪茄拿在手里，吐着烟雾说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这个……送报……”

我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指着玻璃窗上的招单。

“你……想试一试么？”

老板底声音是严厉的。我像要被压住似的发不出声来。

“是……是的。想请您收留我……”

“那么……读一读这个规定，同意就马上来。”

他指着贴在里面壁上的用大纸写的分条的规定。

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地读下去的时候，我陡然瞠目地惊住了。

第三条写着要保证金十元，我再读不下去了，眼睛发晕……

过了一会回转头来的老板，看我那种哑然的样子问：

“怎样？……同意么？”

“是……是的，同意是都同意，只是保证金还差四元不够……”

听了我底话，老板从头到脚地仔细地望了我一会。

“看到你这副样子，觉得可怜，不好说不行。那么，你得要比别人加倍地认真做事！懂么？”

“是！懂了！真是感谢得很。”

我重新把头低到他底脚尖那里，说了谢意。另外把郑重地装在衬衫口袋里面、用别针别着的一张五元票子和钱包里面的一元二十钱拿出来，恭恭敬敬地送到老板的面前，再说一遍：

“真是感谢得很。”

老板随便地把钱塞进抽屉里面，说：

“进来等着。叫做田中的照应你，要好好地听话！”

“是，是。”我低着头坐下了。从心底里欢喜，一面想：

——不晓得叫做田中的是怎样一个人？要是那个穿学生装的人才好呢！

电灯开了，外面是漆黑的。